

道教“古灵宝经”中的佛教词语*

杜晓莉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经由佛经汉译这样的汉外语接触方式,汉语词汇系统增加了不少新的成员。六朝时期,由中国人自己创制的道教经典古灵宝经大量吸收佛教词语,显示出了语言接触中外语对汉语影响的深度。本文通过展示古灵宝经借用佛教词语的类型,说明古灵宝经所体现的佛道混合物这样的语言面貌产生的机制。

【关键词】佛教词语;古灵宝经;语言接触;借用

【中图分类号】B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3)04-0052-04

《灵宝经》是对道教灵宝派经典的总称,其创作一度受到汉译佛经的影响^[1],尤其是大乘佛教经典的影响^{[1][2][153]},在语言方面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吸收了不少佛教词语,以至于灵宝经呈现出“佛道的混合物”的面貌^[3]。

许理和在《从道教经典看佛教对早期道教的影响》一文中,曾列举了《灵宝经》中的15个源于佛教的词语^[4];王承文在《敦煌古灵宝经与晋唐道教》一书中,也举例论及敦煌本刘宋道士陆修静《灵宝经目》所著录的一批早期《灵宝经》对佛教用语的借用和吸收^{[5][P.49-57, 109-118]}。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为后学研究《灵宝经》的语言与佛经语言的关系开了先河,不过,由于研究目的所限,他们关于《灵宝经》对佛经词语的借用的研究,却只是举例性的,没有给大家呈现出《灵宝经》吸收借用了哪些类型的佛教词语。

本文以陆修静《灵宝经目》所著录、并见于明代《正统道藏》中的“古灵宝经”为语料,摘取其中的佛教用语,分类展示古灵宝经对佛教词语的借用情况,显示汉外语接触外语对汉语的影响,说明灵宝经所体现的佛道混合物这样的语言面貌产生的机制,同时也希望能够为研究佛道语言关系的同行提供一点参考资料。

经过对从古灵宝经中摘录的佛教用语的分析,我们归纳出古灵宝经对佛教词语的借用大致有以下类型:

一、吸收表示佛教理论概念的词语

《灵宝经》是借用佛教大乘经典特有的用语和思想、宣扬救济一切众生的大乘救济论的道教大乘经典^{[6][P.147]}。佛教运用一系列先前汉语所无的概念和词语阐述人世无常,一切皆苦,必须要救济众生脱离苦海,使之进入涅槃境界这一核心观念,《灵宝经》为了论说与佛教相似的大乘救济论,借用了不

少现成的佛教用语。在我们调查的语料中的佛教用语如:

五浊

过世后五浊之中,运命不达,是男是女,不见明教。(《太上洞玄灵宝赤书玉诀妙经》^[7]卷上)

按:佛教认为尘世之中烦恼痛苦炽盛,充满五种浑浊不净。这“五浊”如《阿弥陀经》所云:“释迦牟尼佛,能为甚难希有之事,能于娑婆国土五浊恶世,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中,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其中劫浊是一个人所处时代的污浊,包括战争、疫病、饥谨等;见浊是思想上的混乱;烦恼浊是由贪、瞋、痴诸烦恼引起的污浊;众生浊指众生的果报衰竭,心智迟钝,身体羸弱;命浊指众生的寿命次第缩减,最后只有十岁^{[7][P.127]}。佛经中常用“五浊”来指浑浊不净的尘世。例如三国吴康僧会译《六度集经》:“以斯猛志,跨诸菩萨九劫之前,誓于五浊为天人师,度诸逆恶令伪顺道。”从上引道经例子来看,其中的“五浊”也指浑浊不净的尘世。

度

(1)五念度诸苦难,三恶之道,五灾之中。六念愿得飞行,驾乘云龙。(《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卷下)

(2)灵宝君者,则洞玄之尊神,灵宝丈人则灵宝君之祖气也,丈人是赤混太无元玄上紫虚之气,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气,后至龙汉开图化生灵宝君,经一劫,至赤明元年,出书度人时,号上清玄都玉京七宝紫微宫。(《洞玄灵宝自然九天生神章经》)

(3)济我六度行,故能解三罗。(《洞玄灵宝玉京山步虚经》)

按:汉译佛经中的“度”有多个含义,一是“度过生死烦恼苦海,而达于涅槃的彼岸”;二是“使迷惘的众生觉悟”,如:东汉昙果、康孟详译《中本起经》:

收稿日期:2013-10-20

*基金项目:2011年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东晋佛道文献词汇对比研究”(SC11C018)。

作者简介:杜晓莉(1973-),女,四川广安人,讲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字学研究。

“佛从迦维罗卫国,与千二百五十比丘俱,过拔耆国界度人民”。三是pāramitā(波罗蜜多)的汉译,指度越生死烦恼苦海的修行法。上引道经的三个例子分别对应这三个意义。

三界、三世

当知三界之中,三世皆空,知三世空,虽有我身,皆应归空。(《太上洞玄灵宝智慧定志通微经》)

按:“三界”和“三世”分别是佛教对宇宙和时间的看法。三界指的是众生所居的三个迷执的界域:欲界、色界和无色界。如三国吴支谦译《佛说太子瑞应本起经》卷下:“(佛)思惟:‘……一切众生,意为精神,窃窃冥冥,恍忽无形,自起识想,随行受身;身无常主,神无常形,神心变化,躁浊难清;自生自灭,未曾休息;一念去,一念来;若水中泡,一滴灭一复兴;至于三界欲、色、无色,九神所止皆系于识,不得免苦。’”

三世指的是过去、现在与未来。如东汉失译人《大方便佛报恩经》卷六:“优波离复白佛言:‘于三世中,何世得戒?’答曰:‘现在一念得戒。过去未来是法,非众生,故不得戒;现在一念是众生,故得戒。’”

道经吸收了佛教的宇宙观和时间观,也有“三界”和“三世”说。上引例即是。在古灵宝经的使用中,“三界”还引申出了新的意义:(居于三界的)众生,例如:

仙人请问曰:“近登昆仑玄圃宫侍座,见正一真人三天法师张道陵降座,酆都伺迎,三界稽首,诸天礼问动静……先世何功德,故是得道,其独如是乎?愿闻之。”(《太上洞玄灵宝本行因缘经》)

三途/三涂/三恶

而今见八门无极世界尘沙而来,百姓子、男女、学与不学,不顾宿命,违科犯戒,死婴痛毒,流曳三途五苦之中,非复人形,皆受其前身所行恶对,致今之报。(《太上玄一真人说三途五苦劝戒经》)

按:在道经中,“三途”又写作“三涂”,如《太上洞玄灵宝智慧定志通微经》:“不亦或此假一而为恶者,致招自然之炁,沦于三涂乎?”根据文意,指的是使人感到非常痛苦的地方。此一观念也是源于佛教。在佛教中,三途指三种极其恶劣的环境:地狱、饿鬼和畜生。如东晋竺昙无兰译《玉耶经》:“其恶妇者常得恶名,令现在身不得安宁,数为恶鬼众毒所病……万分之后魂神受形,当入地狱、饿鬼、畜生,展转三涂,累劫不竟。”终生作恶事的,便会堕入这三途。正因为如此,所以地狱、饿鬼和畜生三途又被称作“三恶”。道经中也吸收了这一个词语,例

如《太上洞玄灵宝智慧本愿大戒上品经》:“(道士)持斋静漠而致福,巫师歌舞而招祸。祸之及也,彼我魂神俱致考罚,殃对无已,往返三恶之道,其苦难脱。”

古灵宝经中其他表示佛教理论概念的词如:八难、大乘、大慈大悲、大梵、饿鬼畜生、法鼓、法轮、法门、法墙、法桥、法味、法信、法音、发愿、梵天、梵行、风刀、福、福报、福德、福田、功德、皈命、偈、解脱、戒、金刚、精进、空、六度、六情、流转、轮回、命根、妙法、妙觉、灭度、泥犁、七宝、人道、肉眼、染、三宝、色界、神通、生死河、十八地狱、十方、十诫、受持、四大、宿命、宿缘、天人、无色界、五道、五苦、五逆、五体、香积世界、小乘、心魔、行香、因缘、欲界、缘、正法、智慧、转轮等。

二、吸收佛教称谓词

在宗教中,有信教的,有宣教引导众生脱离苦海的,因而必须要对他们进行称谓。《灵宝经》中的一些称谓词也是从佛经中吸收而来的。例如:

导师

天尊又曰:“此诸船伴,可得宝乎?”二真曰:“其无导师,尽无先知处,又不识宝光,为尔周章,此行甚难。”(《太上洞玄灵宝智慧定志通微经》)

按:“导师”原为佛教中对引导众生进入佛道的人的通称。例如,东汉失译《大方便佛报恩经·对治品》云:“夫大导师者,导以正路,示涅盘径,使得无为,常得安乐。”引申为引路人,如西晋竺法护译《生经》:“时龙鬼神,昼夜围遶若干之匝,欲夺其珠。导师德尊,威神巍巍,诸鬼神龙,虽欲翻船夺如意珠,力所不任。”上引道经用例中的“导师”用的是其引申意义,义为引路人。

法师

太极真人曰:“建灵宝斋法,举高德玄解经义者为法师。”(《太极真人敷灵宝斋戒威仪诸经要诀》)

按:佛教称精通并能讲解佛法的僧人为“法师”,有时也泛指一般的出家人。如东汉支谶译《道行般若经》:“若干千天人到经师所听法,不解于法中。诸天人适欲问法师,天神语之。”道教借用“法师”来指道士。

善男子、善女人

东极世界飞天神人曰:“东方无极世界恒沙众生,已得道过去及未得道见在福中善男子、善女人,修奉智慧上品十戒,功满福报,致得乘空,白日飞行,驾景策龙,上登玉清,游行东极九气天中……”(《太上洞玄灵宝智慧罪根上品大戒经》卷下)

按：“善男子”和“善女人”是汉译佛经中对梵语复合词 kula-putra 和 kula-duhitṛ 的意译，指信奉佛教的男子和女人。例如，三国吴支谦译《月明菩萨经》：“佛告月明童男：‘……若善男子、善女人欲求度世苦者，当发无上正真道意，诵习是三昧。’”道教则借用“善男子”和“善女人”来指信奉道教的男女。

天尊

天尊俄然，初不顾眄，思念万兆化之始，胎禀是同，各因氤氲之气，凝而成神。（《太上洞玄灵宝智慧定志通微经》）

按：“天尊”也是借自于佛教的称谓。在佛经中，“天尊”和“世尊”“释尊”等作为同样的意思被使用，都是对佛的一种称谓，只是相对于后两个称谓而言，使用频率要低一些。而在道经中，“天尊”大概因为“元始天尊”“灵宝天尊”“十方无极天尊”等称谓而为大家所熟悉。正因为如此，使得一些人以为“天尊”是道教中固有的称谓^{[8]P.257, [9]P.93}。

古灵宝经中其他的称谓如“飞天”“魔”“魔王”“檀越”“天龙”和“转轮圣王”等也是借自佛经。

三、吸收佛教中表示宗教活动的词语

宗教信徒为了实现终极理想，要进行特有的宗教活动，因此也需要相应的词语去指称。《灵宝经》中详细地记录了道教徒的宗教活动，其中有些宗教活动词语吸收于佛教。例如：

分卫

卿今弟子，纵使分卫，以乞求度人，人无与者，更益彼罪，信心无表，何由得度。今故制以法信。法信之报，报在无量，如经无尽，不妨右玄布施福也。（《太上洞玄灵宝智慧定志通微经》）

按：“分卫”本是汉译佛经对梵语 pinda-pāta 的音译，指僧人按照教义外出乞食。如东汉·支谶《内藏百宝经》：“佛入城分卫得空钵出。”道经中的“分卫”也是行乞的意思。

劝化

第四者，尊受师训，广开劝化，令人法墙，远离盲道。（《太上洞玄智慧上品大诫》）

按：通过检索，“劝化”一词首见于佛经，指的是通过宣传教义使人感悟向善。例如，后汉失译人译《大方便佛报恩经》卷二：“我闻是语，心生欢喜，是故我亦当常劝化众生、利益众生。”又如，三国吴支谦译《菩萨本缘经》卷上：“时，毘罗摩即奉王命，纂承先父辅相之业，然后渐渐劝化是王及八万四千小王修持正法。”上引道经中的“劝化”与佛经中的同义，当是从佛经中吸收而来的。

忏悔

太极左仙公于天台山静斋拔罪，烧香忏悔，思真念道。（《太上洞玄灵宝真一劝诫法轮妙经》）

按：“忏悔”本为佛教语。梵文 ksamā 音译为“忏摩”，省略为“忏”，意译为“悔”为“谢”，其音译与意译合称为“忏悔”“忏谢”。是一种自陈己过、悔罪祈福的宗教活动。上引《灵宝经》中的“忏悔”与佛教中同，当是借自于佛经。

礼拜

太极仙公请问太极法师仙公于天台山，静斋念道，稽首礼拜，请问灵宝玄师太极太虚真人曰：……（《太上洞玄灵宝智慧本愿大戒上品经》）

按：荆亚玲在《〈汉语大词典〉“礼拜”书证辨误》一文中指出，“礼拜”一词始见于东汉以来的汉译佛典，表示以一套身体动作向佛行礼致敬，如安世高译《佛说阿难问事佛吉凶经》：“精进奉行所受，朝暮礼拜恭敬，燃灯斋戒不厌。”由于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礼拜”一词遂扩散到中土文献，且词义逐渐泛化，可泛指其他宗教的“向神行礼致敬”^[10]，像上所举古灵宝经中的“礼拜”用例即是如此。

道经吸收佛教中其它宗教活动的词语如：忏悔、持戒、供养、精进、礼忏、散花等。

四、吸收源于佛经故事的词语

卖身供法、身投饿虎、割肉饲禽、质致妻子、以头施人

天尊曰：“夫如此辈，有何限量？或卖身供法，或身投饿虎，或割肉饲禽，或杀身施虫，或质致妻子，或以头施人。诸如此例，终劫说之，亦不可尽，说亦无穷，所以者何？一切是辈，并是得道真人，共作视见，劝化愚蒙，身不复痛，了见人理。”（《太上洞玄灵宝智慧定志通微经》）

按：上例中，“卖身供法、身投饿虎、割肉饲禽、质致妻子、以头施人”等都是缘于佛经故事的词语。其中，“卖身供法”的原型是“萨和檀王以身施婆罗门作奴”；“割肉饲禽”，源于萨波达王割髀肉鹰口救鸽的故事^③；“身投饿虎”，源于能仁菩萨（即通常所说的佛）为众生故而投身喂饿虎的故事^④；“质致妻子”的原型是“修楼婆王为闻一偈舍所爱妻子”^⑤；“以头施人”的原型是“大光明王舍头施婆罗门”^⑥。表面上看来，这些故事所写的似乎是不相同的人做了不同的善行，但实际上都是佛的前世宿行，东晋失译人《佛说菩萨本行经》卷下说：“佛言：‘我为尸毘王时，为一鸽故割其身肉，兴立誓愿除去一切众生危险。摩诃萨埵太子时，为饿虎故放舍身命……’”

须大拏太子时,二儿及妇持用布施……’”

古灵宝经对佛教词语的借用之所以主要体现为以上几种类型,这与其救济十方诸天人民的大乘思想有关。为了表现这样的思想,所用的词语会涉及宗教观念、宗教活动等诸多方面,而汉语固有词

语有时没法表达某些概念,在这样的情况下,直接借用佛经翻译过程中创造出的词语是一种比较方便的做法。因此,可以说,为了表现其大乘思想,是灵宝经所体现的佛道混合物这样的语言面貌产生的机制。

注释及参考文献:

①早在刘宋时期,刘镇之在《重与顾道士书》(《弘明集》卷六所收)中提到说:“道家经籍,简陋多生穿凿。至如《灵宝》、《妙真》,采撮《法华》,制用尤拙。”(《大正藏》52册第42页)。

②本文所引古灵宝经用例皆据《道藏》(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所引的佛经语料皆据《大正新修大藏经》(台湾“中华佛典协会”及法鼓山佛院,2010年),为了清楚地显示所引用例出自何经,故文中只写经名,不注它们在《道藏》或《大藏经》中的卷册和页码。

③“卖身供法”和“割肉餍禽”的故事可分别见三国吴康僧会所译的《六度集经》中的《萨和檀王经》和《布施度无极章》。

④见东汉康孟详译《修行本起经》。

⑤该故事可见姚秦鸠摩罗什译《梵网经菩萨戒略疏》卷四。

⑥见东汉失译《大方便佛报恩经》。

[1][3][4] Zurcher, Erik (许理和). Buddhist Influence on Early Taoism: A Survey of Scriptural Evidence (从道教经典看佛教对早期道教的影响)[J]. T'oung Pao, 1980, 66(1-3).

[2][6][8] 小林正美著,李庆译.六朝道教史研究[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5] 王承文.敦煌古灵宝经与晋唐道教[M].北京:中华书局,2002.

[7] 吴汝钧.佛教大辞典[D].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9] 项楚.王梵志诗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10] 荆亚玲.《汉语大词典》“礼拜”书证辨误[J].辞书研究,2009,4.

The Buddhist Phrases in Taoist Ku Ling-pao-ching(古灵宝经)

DU Xiao-li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Abstract: More new members had been incorporated into the corpus of Chinese phrases through the process of language contact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anguage via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s. In Six Dynasties, the Chinese originated Taoist scripture, Ku Ling-pao-ching, incorporated a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Buddhist phrases, which showed the depth of influence of language contact upon Chinese language. This paper, by introducing types of recourse to Buddhist phrases in Ku Ling-pao-ching, reveals a generating mechanics by which a landscape of combined language between Buddhist and Taoist ones was developed in Ku Ling-pao-ching.

Key words: Buddhist Phrases; Ku Ling-pao-ching; Language Contact; Conceptual Incorporating

(责任编辑:董应龙)